

吳
簪
彙
講
三

吳醫彙講卷六目錄

康作霖

三皇藥王考

顧祖庚

脈訣正訛

三焦論贊言

認疫治疫要言

何桂巖

趙庭雜記 許四則

劉九疇

辨醫書音義

司三則

夏月忌枳說

翁壽承

喜傷心恐勝喜解

恐傷腎思勝恐解

思傷脾怒勝思解

怒傷肝悲勝怒解

憂傷肺喜勝憂解

陶厚堂

百合病贅言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吳門汪元軾正希氏叅訂

庚作霖

名時行號竹林國學生松江婁縣人遷居蘇城王天井巷年六十八歲歿於乾隆壬辰此稿係高弟周泰來付梓

奉來名鑾卽往先生之宅

三皇藥王考

自古三皇畫卦而分陰陽辨藥而作本草論病而垂內經吾醫開啟於三墳至今尚讀其傳醫內而醫究外而醫學並奉爲主祀列入條幅者也至唐而有竇

氏名訊道號慈藏者乃藥濟入世人共仰爲藥王
史可考則是藥王之距 三皇已隔唐虞夏商周
漢晉及南北朝十餘代矣今有無知僧道以藥王之
像塑爲卉服與 神農之像無異藉以通書所載每
年四月二十八日藥王誕之語影射混淆惑人酬欵
以致庸俗之人誤稱 三皇爲藥王殊爲可笑查
定禮科則例現載

多師先醫廟奉 三皇於南向配勾芒等四位於東西
又分列餚貨六季等二十四位於兩廡自上古而

及唐藥王韋慧觀與啓元子正冰陳西對列則以
彰彰吾醫之有 三皇猶儒者之有 孔子也若上
藥王較之程朱諸子尚有間焉譬諸范歐諸儒庶幾
相近今以若賢若神之號而與開物成務之大聖人
相混喪慢甚矣歎特考而辯之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顧祖庚名彭年號雁庭國學生住郡城宮巷

脈訣正訛

四言脈訣始自崔紫虛嗣後技者纂者頗多迨至明季李士材醫宗必讀中之所著固爲盡善而亥豕之訛尚有未正彭也不才謹陳管見以俟高明鑒定

形病節主沉弱陰虧句陰字誤刻當作陽字蓋沉弱皆

陰脈有陰無陽豈非陽虧況上文有浮濡陰虛句是此句之緊對面爲可徵也註中卽作陰字解乃因襲

承誤

奇經八脈

尺外斜上至寸陰維尺內斜上至寸陽維

註中以二脈分左右恐未必然李瀨河云陽維起於

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於衛分陰維起於諸陰之

交由內踝而上行於營分所以爲一身之綱維也既

爲一身之綱維何得以左右分言之且言經位所以

三焦列於右尺小腸列於左寸與所著脈法心參之

三焦分列三部小腸列於右尺之論自相矛盾此亦

有訛

五臟本
脈節

腎在左尺沉石而濡句字必有訛按訣中曰

浮小爲濡又本集脈有相似宜辨篇中曰濡與弱皆細小也濡在浮分重按卽不見也弱主沉分輕取不可見也如此則濡脈不得與沉脈並見而此處又何以並稱耶考諸內經云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鈎因思而濡二字形似喘喘二字所以誤刻當作喘喘讀之但久訛莫正此何故耶豈因喘喘義奧庸淺校錄反以喘喘爲誤而改之繼而薦蕘悅口習焉而不察耶抑因濡字有戛音從來賢哲止作戛音讀之卽戛戛字解之而不作脈名則於脈義似乎不犯所以去

之或挾耶然旣有濡脈而此又以非濡脈之濡字混
淆不清恐不足以教天下多反覆推敲終不若以渙
經喘喘二字易之非惟不與濡脈相混而與形容胃
氣之義較濡更二字更爲超妙也

右尺相火與心同斷句疑有衍文蓋兩尺告腎部也
內經於中附上上附上皆言左右而於尺則獨曰尺
外以候腎並不言左右可見兩尺皆腎一定之位右
尺旣亦屬腎脈亦宜同左尺之沉石矣若與心同判
上文心脈是浮大而散豈此腎脈亦浮大而散云

曰心字乃腎守之真當。右尺亦同斷。左尺亦同斷。
固通但相火位居命門正中不偏不倚不過其脉之
法附於右尺其脈自宜以腎爲主相火爲附若讀作
右尺相火與腎同斷則文法倒裝主客不明愚意不
若直貫之文作右尺亦腎相火同斷讀之方見得右
尺亦屬腎部其脈自必同於左尺之沉石喘喘矣不
過較其大小有力無力以徵相火之衰旺故曰同斷
耳。

三焦論贊言

嘗讀難經叔和啓元諸大賢三焦論皆謂有名無形
又讀靈樞經曰密理厚皮者三焦厚粗理薄皮者三
焦薄勇士者三焦理橫怯士者三焦理縱則似乎有
形矣及觀李士材曰肌肉之內藏腑之外爲三焦亦
無形也而土材又以無形爲誤而以靈樞之厚薄縱
橫如霧如漚如瀆以徵其形則三焦究屬有形耶無
形耶謹贅一言以辨之夫三焦者卽胸膈腹內三空
處也諸大賢皆謂有名無形者所以別其不同於他
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無形卽無其處正欲指

空處故曰無形也靈樞謂厚薄縱橫者卽借胸膈腹之腔子裏面爲言非另具一形而爲厚薄縱橫也經又曰如霧如漚如瀆而中焦又有作如瀝者蓋卽指胸膈腹內空處之水氣爲喻如果有形則霧乃氣聚有時而散漚爲水泡時起時沒瀝是餘滴可有可無皆無常形豈可比之上中二焦乎至於下焦如瀆者亦不過以溝瀆中水道比下焦之水道非以溝瀆之腔子相比較也卽土材所謂肌肉之內藏腑之外雖有其處原無其形何反以無形爲誤豈其意以旣有難

其處卽不得謂之無形耶然處與形不同有其處形
經所以云云無其形諸賢所以定論先聖後賢言似
異而言實同也惟陳無擇言有形如脂膜疑未妥協
蓋脂膜乃身中原有之物三焦之形如之則又一層
假脂膜也假脂膜與真脂膜其何以辨哉故敢謂其
未妥

認疫治疫要言

疫癆之證病家每每忌諱醫家故不明言然口雖不
必明言心內還須認清若認之不清不但用藥無効

而且開且便差認疫若何於聞見中但有兩三人病情相同者便要留心留心若何病有來踪去跡怪怪奇奇傳變遲速不近情理較諸正傷寒風溫溫熱濕溫暑暎等門迥乎大異者卽疫也脈證不必大涼而脈大涼之藥似有害而終無害者卽疫也脈證可進溫補而投溫補之劑始似安而漸不安者卽疫也

治疫之法總以毒字爲提綱憑他如妖似怪自能體會無疑君如不信試觀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_以毒爲主吳又可之專用大黃非解毒乎張子_子金難

喜人中黃而以童便配葱豉爲起手方非解毒而形天土之銀花金汁必同用非解毒乎至於犀角黃連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嘉言喻氏有要言不緊曰上焦如霧升而逐之佐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佐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佐以解毒觀其旨上中下則有升疏決之異而獨於解毒一言疊疊緊接不分彼此豈非反覆丁寧不入以真諦也哉

何桂巖

名國棟號夢齋曾任吳縣醫學訓科世居兔子橋此趨庭雜記係錄令先嚴心逸先生

生所論心逸

名璉號澈萬年五十五歲

於乾隆庚子

趨庭雜記

憶余少時嘗讀內經云肺藏魄肝藏魂又云肺主氣
肝主血夫旣清陽之氣歸之於肺濁陰之血歸之於
肝又何以清陽之魄不歸於肺金濁陰之魂不歸於
肝木哉以是析疑於先子先子曰噫汝之愚也然亦
不可無此一問蓋人法天地稟賦陰陽先天皇極乾
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以東離日府反藏庚位之金難

酉坎月宮又賴甲方之玉兔金中有木木中有金金情戀木木性戀金是天地沖和之道也肝兎肺鳩更何疑哉

相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說余問於先子先子曰此亦當時之寓言耳蓋今之肝氣橫逆脇痛癰惡目張瘻厥非猙獰之逆龍乎而肺氣不宣喘急痰壅便溺俱無非猖狂之猛虎乎當此之際有慧心明手一劑而其病如失是卽思邈之降龍伏虎也予輩讀書由此說而闢反之自可日進於高明矣

驚怪今之人學繪未嘗參究古今之傳授之據以
之不陳或憎連之非川用桂無交趾之產用尤難於
邑之真諉辭卸責不知上古之世衣服宮室尚有未
全金石草木之品豈如今之悉備耶然古人未嘗不
治人也且醫之有藥猶繪事之有色也青黃赤黑色
之常也而淡紅微翠嫩綠嬌黃乃繪家均合之巧寒
熱溫涼藥之範也而大小緩急奇偶輕重亦由醫者
配合之微妙耳嗟乎可以醫而不如繪者乎

讀素問五運合化之理有黃氣橫於甲己白氣橫於

乙庚墨氣橫於丙辛清氣橫於丁壬旁氣橫於戊癸
余潛心解對難以自明及讀天元圖文有丹天之氣
又音卦女鬱天之氣經於心尾若天之氣經於乾室

首而昧坐合卦卦也至謂至愚之事而人多未肯解

矣禮記十禮圖坐知之禮土爲萬物之根故以識

丙禮記三辛禮記八丁禮記四壬禮記武乙禮記正

午火火葉甲禮記一丁禮記六丁禮記二東禮記子

二與十合三與八合四與六合五與十合居風雷天

地赤龍蛇盡以西圖也之卦夫所圖也之禮一與六

劉九疇名天錫號樹泉
住閑門外河田

辨醫書音義

傷寒書有噫氣不除句今人以噫字讀作依字聲者居多因四書註噫心不平聲也但此噫氣由中氣不和胃氣上逆與心不平聲義不合攷字典音於介切應讀隘字之去聲爲是

脈訣二十八脈內有濡脈註云與爛綿相似今人讀作如字聲者居多然非濡滯之義攷字典濡字有而囚如柔弱五音莊子有濡弱謙下爲表句與弱字之

義頗合則此濡脈宜讀戛字爲是
痺者閉而不通之謂也字典兵糜切音秘今人多念
作避字聲考非

夏月忌枳說

枳殼枳實皆破氣之品夏月乃熱傷氣之令二藥非
宜故暑濕熱三氣門方中惟陽明實滿不得不與承
氣湯者間有用之其餘皆不用此古人製方之意若
有不謀而合焉今人未能體會每於暑熱之時任意
用之是何讀古人書而漫然未覺耶或曰枳不宜於

夏令檳榔尤甚矣余曰不然夏月之邪三焦受者居
多非檳不達故爲要藥枳不能逆三焦故爲時令之
禁

三氣

有周之風，有唐

樂

多其數不數沾鑑更難得不相敵三

真令時時小喜矣余日不登更見以

翁壽承

名介壽號南軒會任吳縣醫學訓科生朱明寺甫

喜傷心恐勝喜解

心有所樂謂之喜何反謂其傷心哉凡人之氣以平爲期不及者病過者亦病經日心藏神神有餘則笑不休試卽以不休二字味之乃樂之過而失其正也當此樂以忘憂之際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神不亦因之而渙散乎至於惟能勝喜其義維何蓋喜爲心志恐爲腎志水能制火旣濟之道也抑更有顯而易見者人當極喜之時適有恐懼之事猝然遇

之莫不反喜爲憂者惟以喜之情緩於恐而悉之情急於喜也是僅以水火尅制之理言之或近傳會而不知勝復之道本乎人情實有沒相印合者

恐傷腎思勝恐解

恐爲腎之志何卽傷腎乎蓋腎者主藏封藏之本喜靜而不喜動恐則氣下偏能動之如張子和云恐氣所致爲骨瘦瘞厥爲暴下清水爲陰痿爲懼而脫頤凡此諸症非皆傷腎之明驗歟若善思者處此卽非常臨之自有定識豈得以恐懼搖其意見哉況思慮

之志出乎脾以思勝恐亦卽以土制水論情論理亦
適符也

思傷脾怒勝思解

脾志思而肝志怒木能克土此其理也而曰傷曰勝
義亦顯明岐伯曰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
而不行故氣結矣蓋脾處中州而屬土喜健運而惡
鬱結思則氣結故曰傷也況思雖爲脾志而實本乎
心心者脾之母也今以多思而心營暗耗母氣既虛
則所以助脾者亦寡矣若夫怒可勝思不言而喻嘗

見人熟思審處之時忽有拂逆之加一朝之忿無不爲已前此之思之弗得弗措者至此而無暇計及矣此無他亦惟人之常情有緩與急而已矣

怒傷肝悲勝怒解

肝爲木臟欲散而苦急經曰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又曰怒則氣上夫以將軍之官主剛之臟復以嗔怒而助其氣是急也非散也故曰傷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經曰悲則氣消則當氣逆之時適以此消

氣者生之謂也尋其目不然○或曰司七之所勝生

與五行尅制之理合茲怒爲肝志尅脾非一末
勝之而云悲勝怒乎蓋喜怒憂思悲恐驚其情有七
而五臟止有五志故遺去悲與驚二者以悲與憂相
類皆屬不遂其心也驚與恐相類皆有所怯也惟悲
之情較急於憂故其勝怒爲更切耳由是觀之卽謂
之憂勝怒亦何不可

憂傷肺喜勝憂解

肺爲氣主忌乎贍鬱經日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是
憂能傷肺之由也至於喜可勝憂其義何居亦考諸

岐伯曰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行故氣緩矣則以閉
塞者而和緩之豈不得謂之勝乎然亦更有顯明者
凡人有所憂愁每多胸膈不舒適逢歡快之事即可
情懷開曠此尤情性之常寧獨火可勝金而已哉

陶厚堂

名宗煊號笠庵
住和豐倉前

百合病贅言

此症行止坐臥皆不能安自朱奉議以爲傷寒之變證後之註金匱者或言屬氣或言屬血論說紛紜余竊以爲皆未中肯夫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神渙散也心主脈故心病而脈爲之皆病矣惟其心神渙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臥不能行數句無可奈何之態皆所以形容百脈悉病之語未經誤治病情如是者乃爲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

黃汁顯爲五志之火消爍心陰於是以此救之經所
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此外因誤治之變而
隨症治之如金匱所立數方亦不過畧舉其槩以令
人隅反設未用汙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熱或補或
瀉之藥以誤治者治法亦宜權變惟在法古者之引
伸觸類耳趙以德衍義云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
隨或因離絕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最
爲切當惜其有見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渙散之故註
中反雜以熱毒瘀血等解殊爲白璧之瑕昔張路玉

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脈散加百合茯神龍齒
稍兼黃連而病愈蓋以百合攝神之法而推廣之洵
爲能讀仲景書者矣第安神之藥不一而專取乎百
合者因其形像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渙散之心神
由是而百脈皆利矣嘗聞中吳紀聞云百合乃蚯蚓
所化張路玉亦曾親見於包山土罅中有變化未全
者大畧野生百合蚯化有之夫蚯蚓性動而專通經
絡及至變而爲百合則由動而靜由散而合用爲主
治卽此意耳且百脈悉病則病變百出非經文數病

之所能盡設或症不盡合乎經文而遇病態類此者亦宜體會其意而推測之不可泥定下文數症也當明飲食不能食等句乃無可形容之辭病爲神病而難以形容醫者亦須神會而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換回非易引經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歎安得有通神明而見無形者與之共議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來註者多以百合爲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蘇頌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識其義李士材曰

吳醫彙講卷七目錄

王鳴飛

辨脾胃升降

管象黃

氣有餘便是火解

東垣景岳論相火辯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四時皆有傷寒說

姚德培

幼科似驚非驚辨

痘科伏毒急於闇症識

唐立三

續刻

司天運氣贊言

週身經絡總訣

有小序

頭上諸脈

在身諸脈

臟腑中諸脈

手經諸脈

足經諸脈

吳醫彙講卷七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吳門周

桂思哲氏參訂

王鳴固

名鳳梧號牀山國學生也居于全街

辨脾胃升降

余嘗攷治脾胃莫詳於東垣求東垣治脾胃之法莫精於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難明其在經曰脾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蓋脾主生化其用在於無形其屬土地氣主上騰然後能載物故健行

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穀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納納則貴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膈脹夫清氣何蓋指脾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則飧泄也其濁氣何蓋指胃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則膈脹也是非可爲脾升胃降之一確證乎由此而推如仲聖所立青龍越脾等方卽謂之升脾之清氣也可其所立三承氣諸方卽謂之降胃之濁氣也無不可觸類引伸理原一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考東垣所著補中益氣調中益氣升陽益胃各方其論雖詳於治脾胃於治胃而其意則一臟一腑升降各有主治顯然不可混者其與先聖之理又何嘗相悖而後先輝映足以發明千古良可師也苟其顛倒錯施俾升降失宜則脾胃傷脾胃傷則出納之機失其常度而後天之生氣已息鮮不夭扎生民者已余偶讀東垣書詳究脾胃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

愚東吐清精突厥遺之轉其大網之風
使諸夷遠交遠之無事與其襲本大其土以資口令
而滅則其網大宜限典而猶難也愈出聲之殊尤
而欲求解則又以發明而古更曰昭君者其誠固
有生者蠻然不復能答其興采興之理又可嘗呼
謂神休合聖器於若開而其意限一處一鄉任御
東臘泥春游中益急忙歸難阻名大其

管象黃

名鼎號凝齋又號佛容世居蘇城婁門內平江路之管家園

氣有餘便是火解

昔賢有云氣有餘便是火此當專以病氣立論若元氣有不足而無有餘者也何則氣化於精精生於水穀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饑則氣怯而倦怠若飲食適宜起居有節始得元氣充流一晝一夜正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人身之常度故聖人御氣如持至寶非以氣之易於不足乎自夫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氣外侵營衛經府阻塞正氣流行出入之道遂致

腠理閉塞胸腹痞滿二便不通種種顯病氣有餘之象而元氣已形內餒之機醫者但當察其所因如風則用和寒則用汗之類卽不致化火而元氣復矣若治不中要病氣留着則六者皆可化火卽熱病爲傷寒之類而病機十九條屬熱者多是也故曰氣有餘便是火卽七情之病亦莫不然如喜太過則喜氣有餘而心火熾怒太過則怒氣有餘而肝火炎此尤當從臟氣之陰陽虛實而調劑之若執是說以往不曰破氣降氣卽曰清火瀉火吾恐少火生氣一傷則俱

傷一敗而難復非衛生之道也豈古人立言之旨哉

東垣景岳論相火辨

東垣曰相火者元氣之賊也丹溪述之景岳非之論曰情欲之火邪念也邪念之火爲邪氣非相火之所爲也二家之說俱有詞障夫相火者腎中之真陽稟自先天爲人生之根本云爲動作賴之以立衰則病息則死老子曰一生二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極也太極不能無動然動而有節卽是少火以生氣動而無制則爲壯

火以害氣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實一相火之所爲
豈得另有邪火也故人之喜怒愛懼不過五藏之本
志男女大欲則又萬物之化醇是皆天地間經常之
理原不至於傷生惟狂蕩無節斯爲害耳然相火旣
定位於下焦蒸騰發育夫能使之理勝而安欲勝而
危者則惟一心故心爲君火經曰君火以明相火以
位又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大學正心釋氏降伏其心養生者善治其心則推
而極之爲聖賢爲仙佛守而持之康寧壽考若舍君

而言相無怪乎或爲元氣之賊或爲生氣之本意旨
岐趨則薦火補陽爭門角立黨同伐異欲爲闡發前
賢恐先與經旨相謬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五方風土異宜古今元氣不同醫林每奉此二語爲
治病立方之要旨以爲西北高燥多寒東南卑濕多
熱高燥則筋骨勁強卑濕則肌肉柔弱此分形勢之
剛柔非以判本原之強弱故內經異法方宜論五常
政大論聖人早爲詳言之至古今元氣不同則愚爲

有說焉皇古之世壽稱千百薦紳先生難言之或者
書缺有間未足徵信歟尚書載自帝堯以來則皆彭
彰可考所謂元氣之厚薄必徵諸壽數之短長故古
人之元氣不可見而古人之壽數有可稽唐虞三代
已不聞有數百歲之人觀之孔顏尤明驗也仲師挺
生於漢爲製方之祖其用藥也不啻數倍於今由其
察脉真審證確任使精專一湯日作數服病愈或不
終劑蓋有是病必用是藥夫疾務盡斷然也然非
謂漢時氣厚則可也古者以百歲爲上壽七八九十

者爲老遞降而天殤自漢迄今果有異歟蓋至誠無
息天地之體未有久而漸薄之理惟天地無心於造
物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者原各得此百年之用而修
短不齊者人自有其厚薄耳今古一轍也不然軒岐
垂教長沙祖述豈專爲一方一代而言哉若謂今之
人稟氣日薄則善乎徐洄溪有草木之性隨之亦薄
之論此又不移至理也自元氣不同之說行羣以古
法不宜於今麻桂慮其亡陽薑附畏其劫陰柴葛以
升而代之硝黃以厲而製之卽偶然一用不過數分

病則猶是也藥則不及矣安能奏效乎因是邪不去正立亡始之以謹慎愛之者終之以因循害之也故愚以爲學者當專務審證辨脉既得證因之本幸勿拘元氣不同之見當宗古人用藥而稍減之矯今人立方而增重之庶幾病氣速除生機不息矣鼎也學識淺陋有志未逮書此以俟之

四時皆有傷寒說

三陽傷寒俱有表證至於三陰旣無表證可據而又不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循經而傳卒然直中無拘

太少今試有人卒然患得三陰條脉證醫者診視將
不知目爲何病無論治之也故有謂南地無傷寒者
非無傷寒實有之而難於識難於治也寒者天地之
一氣傷寒者舉一以名書一百一十三方果皆治寒
之劑哉猶魯史錯舉四時而名春秋也竊謂傷寒一
證不特霜降以後春分以前有之卽三時皆有之不
過因時易名春溫夏暑其證治已全具於三百九十一
七法中在學者能通其變耳是傷寒實備六氣之治
厥後或專論溫熱或專主三焦或主心營肺衛要不

過傷寒中之一氣一經未足以窺全豹也讀書貴在
參悟不可如小僧縛律如邪中三陰不必皆寒故三
陰亦有熱下證直中三陰多兼內傷故三陰每多溫
補證又況外感不出六經內傷無過五臟然則傷寒
一書并可以概雜病何時何地無之哉溯心源於長
沙當必沉潛反覆於其書猶必詳審於無表證之治
則宮牆雖峻庶幾可窺

姚德培名本直，號芬溪

世居圓妙觀東

幼科似驚非驚辨

幼科驚症自喻氏以食痰風驚四字立名大剖析前之訛實爲確論葉香巖奕宗之然更有未盡者近多冬令氣暖失藏入春寒溫間雜小兒吸受其邪先傷肺經起自寒熱氣麁延絲失治漸從胞絡內傳上部雖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煩躁神蒙病家惶懼謂云變爲驚症動用香開妄投金石以致陰液消亡熱勢愈張正不敵邪肝風陡動漸見肢牽目竄瘻閉發厥勢

多傾敗若於病未猖獗之前先以辛涼開肺繼以甘寒化熱佐以潤劑降痰兩候自能痊可此蓋溫邪陷入陰液內耗而動肝風實非驚恐致病也若誤以驚藥治之恐幼稚之舍冤不少故爲之一辨

痘科伏毒急於悶症說

痘之一症先賢立論甚詳但近時氣候變遷竟有不同於向日者莫甚於伏毒而爲時癟壅遏初起寒熱悠悠腰腹並無痛楚兩潮而見點亦色潤而形單並非要害之處身熱未解得嚏便通根窠雖立不易掀

發一到三朝神蒙氣喘癱點全無唇不腫而口不渴
火伏內攻迅如反掌痘未退縮卽已喘閉告竭雖多
識者進以芳香雙解大劑剗奪一無奏績亦未如之
猶也已矣

卷之三

麻香蜜及芒香通鼻大膽肚寒一派寒熱亦未收火
人火內又反吸氣難息未足離增口鼻閉皆數端
發一派三障脉蒙蒙羸弱無全無唇不齦而口不齒

唐立三 繢刻

司天運氣贅言

內經氣交變大論詳言歲運六元正紀大論詳言司天在泉而今似有不驗者何歟蓋歲運已分太少而一歲之中再分爲五運五運之中又分主客主客之中又分太少司天在泉再與間氣分而爲六六氣之中又分主客是每候中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主運客運主氣客氣六者矣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寒雜合於一時變化靡窮無怪執歲運之說者司天

在泉不驗執司天在泉之說者歲運不驗執五運六氣之說者歲運與司天在泉皆不驗幾疑古聖賢書爲不可盡信矣不知五運六氣經文雖逐一分言而未及合參之理然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至天符歲會則參合而言如天符乃歲運與司天相會奉天行令而主半年譬之相輔也故曰執法也故中其病者危而速也歲會乃歲運與年辰相會猶爲平氣而主一年譬之方伯也故曰行令也故中其病者徐而持也至於太乙天符則八歲運年辰三者會合偏減

極焉故中其病者暴而死也吾儕在醫喻醫如一方
中純寒純熱其性自偏服之未有不驗者其非天符
歲會之年五行錯雜猶之一方中苦辛相制寒熱雜
陳則氣味皆輕自不覺其利害耳天符歲會如此可
知五運六氣亦須叅合以類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
提其綱而畧其目也然余更有說者經言中執法者
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
暴而死曰中曰其乃指偏勝之時卽中此偏勝之邪
於是其病如斯非泛言其年得病無論風寒暑濕燥

火一槩如此斷也况偏勝之時雖必有其邪亦非舉世之人而盡中之也或起居不慎或寒暖失宜凡屬外感皆然再壯者氣行則散怯者著而爲病則是中其邪者本非常有何謂經文之不驗耶愚意以爲運氣之說如此抑更有釋天符太乙之說者謂非一年之病皆然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卽爲太乙似乎近理而與中其二字寃隔一層仍當作值其日而中其邪或合以其年其日而中其邪如此推之竊謂斷無不驗者

周身經絡總訣

有小序

治病須分經絡古人以經界喻之猶夫射之的御之
範也靈樞經脈一篇爲我醫所必讀第奈其文參差
繁複習者苦之東垣編爲歌訣國朝汪訥庵更爲
諧暢可謂記誦無難矣惟是熟此經脈於逐經之起
止循行雖已了了而人之身體每一處有兩三經或
四五經錯綜循及者皆散見於各經之下臨證倉卒
未免或遺烈不揣愚陋竊以人身自巔至足凡十二
經絡行及之所彙而輯之再奇經八脈除帶脈及陰

陽維蹻皆簡明易曉可無纂輯外其衝任督三經亦爲摘入倣四六之體編爲俚句而不拘拈對不嫌粗俗惟求便於記誦俾人之身體四肢一云某處便識爲某經某絡實爲臨證辨經分經議治之捷徑但不敢曰熟此總訣竟可置經文而不讀也譬之本草綱目既已接藥而治病復有本草類方爲之按病以集方二者縱橫爲用尤爲心自瞭然耳

頭上諸脈

蓋間手之三陰從藏走手

手太陰肺少陰心
心厥陰心包

手之三陽

從手走頭

手少陽三焦陽明大腸太陽小腸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

足太陰脾少陰肝

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足太陰脾少陰肝腎厥陰肝

逐一而分言茲乃合編而便讀膀胱之脈交於顛尻

與督脈會於顛絡腦須知膀督

惟欲便於誦讀故髮川簡字訣餘倣此

際循乎胃脈胃至額顱

髮際下爲額顱

膽抵頭角上額者督

與膀胱

在內直上

出額者其惟肝脈

在外直出

目系連於肝脈

心之支者並繫目之內角名曰內眞小支至而膀胱

起胃經還約於其旁

小腸之支者至目內眞小支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眞胃脈起於鼻之

交頸中旁約太陽之脈

下循鼻外○約一作納目之外角名曰銳眞膽接焦

支

三焦之支者至目銳皆膽脈起於目銳

小腸亦至目下爲頤

音拙

焦膽

小腸而合至

三脈俱

旁爲頰大小肝焦而上下

夾

橫骨爲頰大腸貫頰小腸上

頰肝與三焦俱下頰四脈亦俱

支者小腸之支斜絡於

顴督脈至於鼻竇胃脈起於交頰

自山銀

大腸之支挾

鼻孔而交中挾口

從下齒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

交足陽明經

胃經之脈循鼻外而挾口環唇肝又環於唇

內胃又交於承漿

下唇

胃經之脈入上齒大腸之支

入下齒領前大迎胃脈出而膽支下

顎下爲頤顎前一小三分動脈

陷中爲大迎

頤下爲願胃脈循而任脈上

胃脈循願後下廉

之上角焦支出而膀支至客主人穴膽出走而胃

脈過

耳前上廉起骨曰客主人乃膽經穴膽脈之支
脈過者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胃脈上耳前過客主

三焦之孫脈出走客主人前

靈樞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

名爲孫此支之岐者故曰孫脈後彷此

小腸與焦膽三支並入耳中膽

脈焦支繫於耳後膽支胃脈循在頰車

耳下曲骨爲頰車

咽

有小心脾腎之脈

小腸脈循咽心脈之支者

咽

支腎脈之循

二脈皆

肝猶喉發而入咽

肝脉循咽

入咽頸一脉名頸在上膀後

脾連舌本面散舌下腎脈挾乎舌

本胃支下在人迎

結喉旁一寸五分動脈

此爲諸陽之會先

見

大畧而陳

在身諸脈

原夫脈後爲項膀胱督脈與焦支兩旁爲頸大小腸
支同膽脈肩髃骨之前廉太陽出之肩後之下爲脾
膀胱衝也焦膾小腸交合於肩會於大椎
督爲肩 腎經督脈
並貫於脊脊骨兩旁第一行相去各一寸五分挾脊
肉爲督膀脈衝之而挾脊骨兩旁第二行相去各
三寸成片骨爲胛音夾 小腸繞而膀支貫至於肩前陷
下名曰缺盆焦膾胃腸並入其中足以贍脈循胸三

焦布膚

上焦兩乳中間爲膚

內廉乃胃經直下腋之中分

膽經包絡

心包絡亦有直者支者之分恐辭句繁複故此處支者僅云包絡下文正脈乃用心

包二字以別之

腋下爲包絡之過心直下而肺橫出脇裏爲

膽脈之循心包出而肝經布脇骨之下爲季脇須識

膽經之過腋下四寸爲中極當知任脈之起

任脈起於中極

之然而任脈當膽衝胃挾脾肝脈入腹胃支循脰肝

脈上抵乎小腹膽胃出入於氣街

臍下毛際兩旁動脈爲氣街一名氣

衝乃胃經之

膽繞毛際曲骨之外爲毛際

肝環陰器此在身軀之

脈所當膚列而明

臟腑中諸脈

其在臟腑之脈太陽與少陰爲表裏

手太陽小腸少陰心足太陽膀胱

少陽少陰少陽與厥陰爲表裏

手少陽三焦厥陰心陽明

與太陰爲表裏

手陽明大腸太陰肺

足太陽明胃少陰腎

互絡手足同然無煩詳贅

如肺脈絡大腸大腸脈絡

更有肺之一臟心直上而腎直入胃之一腑肝脈挾

而肺小循

肝脈挾胃肺脈還循胃口小腸之脈抵胃

心有腎支之絡肝有

腎經之貫脾支又注於心中肺脈自起於中焦心下

有膈惟膀胱爲無涉十有一經皆上下而貫之

心下膈膜

遇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惟膀胱之脈挾此屬膀胱
脊抵腰中入循督脈屬膀胱故不貫脈之間並須熟諳者

手經諸脈

論乎肩肘之間乃號爲臑音柔俗名大臂臑之內廉有三膕

循前而心循後包絡恰循乎其間臑之外廉有三小循後而大循前三焦乃循乎其外臑下爲肘三焦連

貫內廉尺澤包絡入之

包絡之支者入肘肺則下於內陷中尺澤穴

內前心又下於內後

肺脈下肘中心脈下肘內惟

腸出於內側兩筋大腸入於外廉肘下爲

包仍在中卽上文
支者大循上而小循下心脈仍循內後

廉上骨下廉之內仍循肺脈臂外兩骨之間還出三
焦肺入寸口而循魚際開前動脈爲寸口大指後內
隆起處爲魚魚際其間穴多

心抵銳骨而入後廉心脈抵掌後銳骨
之端入掌內後廉包絡直入於

掌中從曲澤行掌後兩筋之中入掌中三焦仍循乎表腕大腸

出於合谷而上入兩筋之中合谷俗名虎口大腸經穴小腸循於

外側而出腕下之踝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
踝音華上聲腕外允骨肺脈出

於大指包絡出於中指次指爲肺支腸脈之交之支

者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

大腸之脈起於次指之端四指爲包孫焦脈之接三

焦又上出小次之同小指爲心脈小腸之接所謂乎

經大畧如斯

足經諸脈

至如尻上爲腰膀胱脈抵

背脊下橫
督爲腰

腰下爲臀膀支

貫之兩旁提骨之下名脾樞而膽橫膀過

一名脾脈
入膽脈橫入

脾厭中膀胱之
支者過脾枢

前面氣街之下號脾關而胃經直下

股之內廉前廉脾而後廉腎又肝脈內循於股陰股

外爲髀後膀支而前胃脈

髀前膝上六寸起肉爲伏兔胃脈抵之又膕

脈下循於髀陽

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

是以挾膝筋中魚腹

筋

骨仍屬胃經之直下而膝內脾經

內前

膝外膽脈

外

膝後曲處爲臘還是膀支之直入而腎出肝上俱在

內廉

腎脈出膕內廉

肝脈上膕內廉

脾脈出膕內廉

腎脈上膕內廉

膽脈出膕內廉

足趾也二

三

四

支貫於膕外

從膕中下貫膕

內出外踝之後

膽下於外輔骨前而直

抵絕骨之端

髀骨爲輔骨外

踝上爲絕骨

肝脈於脛筋內側而胃

循脛外之廉內踝有脾前腎後之分外踝有膽前膀

後之別

跟上兩旁

內外曰踝

大指節後爲核骨脾經脈過足外

側骨爲京骨膀胱支循腎入跟中胃膽循跗跗上廉

湧泉穴

人指甲後屬

膽支肝脈之交大指內側爲胃支脾脈之接中指內外分胃直胃支之入四指之間又膽經直入而終膀胱至於小指之外腎脈起於小指之下足經之脈又如此也

吳醫彙講卷七終

卷之三

宋史記

漢書

晉書

唐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南史

北史

周書

隋書

晉書

唐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南史

北史

周書

隋書

吳醫彙講卷八目錄

朱應皆

木鬱達之論

頤毒頤字辨

方藥等分解

楊存耕

保護元陽說

楊立方

讀傷寒論附記

履彝尊

論白瘡

李純修

爛喉瘻論

祖鴻範

爛喉丹痧治宜論

陳元益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唐玄三

再續

攝生雜話

計八則

金言

卷之三

論文集

趙氏

序

吳醫彙講卷八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顧 豐來吉氏按訂

朱應皆

名升恒號玉田國
學生住宋仙洲巷

木鬱達之論

內經云木鬱達之古來註釋者以達爲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條而達之愚謂此不過隨文訓釋而於達之之意猶有未盡然也夫木鬱者卽肝鬱也素問云治病必求其本而鬱症之起必有所因當求所因而

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旣解而達自在其中矣矧木鬱
之症患於婦人者居多婦人情性偏執而肝病變幻
多端總宜從其性適其宜而致中和卽爲達道彼若
吐若升止可以言實未可以言虛也令人柔脆者恒
多豈可槩施升吐哉其餘火土金水四鬱古人之註
釋雖於經義未必有悖然亦止可以言實止可以言
外因未可以言虛未可以言內因也蓋因鬱致疾不
特外感六淫而於情志爲更多調治之法亦當求其
所因而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旣解則發奪泄折俱在

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可師也

頤毒頤字辯

按時病之後多有發頤毒之症然古人又有云遺毒
者愚謂當以此遺字爲正蓋遺者遺留也謂餘邪未
盡遺於經絡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
頤者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然今之患者發於耳下
爲多兩頤甚少按耳下者少陽之部也三陽以少陽
爲樞是餘邪從樞而出也兩頤者少陰之部也三陰

以少陰爲樞是亦餘邪從樞而出也病在三陽發於耳下病在三陰發於兩頤此一定之理也張石頑云過用發散引邪泛濫而頤毒多有延及膺脇肘臂如流注者則去頤益遠尙可謂之頤毒乎

方藥等分解

嘗讀古方每有藥味之下不註分兩而於末一味下註各等分者今人誤認爲一樣分兩余竊不能無疑焉夫一方之中必有君臣佐使相爲配合况藥味有厚薄藥質有輕重若分兩相同吾恐駕馭無權難於

合轍也卽如地黃飲子之熟地菖蒲分兩可同等乎
天眞丹之杜仲牽牛分兩可同等乎諸如此類不一
而足豈可以各等分爲一樣分兩哉或曰子言是矣
然則古人之不爲註定而云各等分者何謂耶愚曰
各者各別也古人云用藥如用兵藥有各品猶之將
佐偏裨各司厥職也等者類也分類得宜如節制之
師不致越伍而譁也分者大小不齊各有名分也惟
以等字與上各字連讀其爲各樣分兩意自顯然今
以等字與下分字連讀則有似乎一樣分兩耳千里

之錯失於毫釐類如是耳窺先哲之不以分兩明示
後人者蓋欲令人活潑灑地臨證權衡毋膠柱而鼓
瑟也竊以爲古人之用心如此不揣愚陋敢以質諸

高明

楊存耕名泰基字觀宸號勉齋生於乾隆丁卯列成均應闈試業儒係丙戌狀元張酉峯門人業醫係葉天士徒孫鍾南紀門人住閭門外資福橋存耕其堂名

保護元陽說

聖人作易爻先一畫是元陽爲萬物資始神變化合太和所以彖詞獨稱其大耳讀仲景傷寒首論太陽以桂枝湯爲方祖誠一法立而諸法已悉具亦此經治而他經可不傳無論太陽篇內輒用桂枝卽陽明表未解尚宜桂枝少陽柴胡症每合桂枝至於誤下腹痛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湯乃屬太陰矣若

夫少厥二陰風熱痰壅有半夏散及湯發表溫中有
當歸四逆液酒用復脈法或動用烏梅丸凡此不以
桂枝命名者而仍不離夫桂枝可知仲景意不特陽
經宜用卽陰經亦常兼顧及陽也再參金匱開卷論
臟腑經絡次章治癥必先列括萎桂枝其餘各症以
桂枝法加減者復不勝枚舉此非始終體乾行健教
人以保護元陽哉近來風氣畏溫熱而喜寒涼每見
元虛濕溫風溫等症舌白渴不欲飲者亦有用犀角
地黃竹葉石膏輩病本在氣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

敗不納、呃逆泄瀉輕病重重病死深爲扼腕試觀大
易以陽剛喻君子以陰柔喻小人若使陰道長則陽
道消何以輔相裁成躋斯人共登壽域以方位論五
穀利在東南以歲時論百卉敷榮春夏由此推之天
包乎地氣先於血元陽實生生之本亟宜保護醫當
活潑潑地雖不必偏熱而斷不可偏寒也明矣彼丹
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故景岳非之

洞見本源 江淑齋跋

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醫此論以易理闡明

醫理而以護陽立說并論及仲聖用桂枝諸方皆從護陽起見誠爲確論蓋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人能保護元陽則太租之氣充滿於身熙熙皞皞共躋春臺矣易以陽喻君子吾於楊君亦云然

繆松心識

以儒理通醫理故其指遠以易理通傷寒金匱之

理故其辭文年姻家眷弟葉元符拜讀

講易講醫三墳一理受業門人程清泰拜誌

楊立方

名曰恒生
城中平橋人

讀傷寒論附記

嘗謂長沙之論謹嚴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氣化不一有主氣有客氣人之臟性亦不一有陰臟有陽臟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四時之定位也厥陰風化爲初之氣少陰熱化爲二之氣少陽火化爲三之氣太陰濕化爲四之氣陽明燥化爲五之氣太陽寒化爲終之氣六節之常度也故寒必傷於冬而溫與熱必在於春與夏此其大較也然而以五運言之則土運金運

之遷代無常以六氣言之則司天在泉左間右間之
加臨各別益之以勝復之理太過不及之數於是乎
春夏亦有傷寒隆冬非無溫病所謂非時而有其氣
不可膠於節候之常素間日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
下之地春氣常在靈樞曰以一日分爲四時日出爲
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皆是以活法言之
說者於傷寒必主冬月於桂枝麻黃三陰諸辛熱劑
必主冬月之傷寒而不可用於春夏之時拘泥時令
於變化之理得毋有未備歟通天篇日有太陰之人

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及夫
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臟篇又言二十五變昔夏英
公有異稟臥卽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
紀極小吏竊食卽發疽死而太陽之人則飲啖生冷
而不知節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陰陽之反何啻
天淵是故有從化之說從者天之氣也化者臟之性
也陰臟者多寒陽臟者多熱所謂陰從陽化陽從陰
化熱從寒化寒從熱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
泥於溫涼寒燠之常也夫以運氣主客之殊加之以

臟腑陰陽之別其病遂千態萬狀而莫可窮詰仲聖述軒岐之蘊廣湯液之用約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十三方而金匱不在其數其立法之妙爲治之活於主客陰陽之變莫不融貫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明之耳後之論足經論卒病論三綱論六氣論傷寒卽雜證之一紛紛聚訟返而求之仲聖之書其活潑灑地者固無乎不包也故治病須用活法

屠彝尊

名曉號疎村國學生江烏程縣人喬寓平

論白瘡

白瘡一症攷古方書無專條論及間有在癬疹門中發明一二究未能盡其底蘊今溫熱證中每多發出如粞如粟色白形尖者謂之白瘡有初病卽見者有見而卽愈者有見而危殆者有病經日久癩疹已見補鴻巴施之後仍然發此而愈者泛稱時氣所致殊不知致病之由旣異治療之法不同不可不與癩疹詳辨而審處之也蓋傷寒傳經熱病汗出不徹邪熱

轉屬陽明多氣多血之經或由經入府受熱蒸灼營
傷血熱不散而裏實表虛熱氣乘虛出於膚腠故稀
如蚊跡稠如錦紋者爲癰紫黑爲胃爛而不治也時
行風熱之氣侵入肺虛血熱之體夫於清透傷及手
太陰血分乘虛出於皮膚如沙如粟而色紅瑣碎者
爲癧或歲當火運復感時厲之毒卽咽痛而成丹痧
及爛喉瘻之類爲最劇者也至於白瘡一症則溫熱
暑邪病中必兼濕爲多蓋伏氣之發本從內出然必
外感及人身素蘊之濕與外觸之邪互相蒸發上

甚爲熱初病治法設不用清透滲解則肺爲熱傷氣從中餒不能振邪外解熱漸陷於營分轉投清營滋化熱勢稍緩而肺氣亦得藉以自復所留之濕仍從上焦氣分尋隙而出於是發爲白瘡以肺主氣故多發於頤項肩背胸臆之間白爲肺之色光潤爲濕之餘氣至此而邪始盡泄也甚有幾經補瀉之後病仍不解忽然發此而愈者以其人之氣液內復邪自外透故不治亦愈也若其根本已虛無氣蒸達多有延爲衰脫者故此症以元氣未漓色潤晶瑩有神者爲

吉枯白乏澤空殼稀散者爲氣竭而內摶以形色之
枯潤卜其氣液之竭與否也大抵此症在春末夏初
暑濕之令爲甚秋冬則間有之要不出乎手經受病
仍從手經發泄不比足經之邪可從下解也夫肺爲
主氣之藏氣旺則邪從外解上泄而病愈氣衰則邪
正並竭雖發必朽白無神而難治觀內經暑與濕同
推仲聖痽濕暎合論益知暑熱溫邪症中多夾濕邪
更無疑矣一隙微明以俟高賢正之

李純修

名基德號雲浦國學
生住齊門外蠡口

爛喉痧論

爛喉痧一症古書不載起於近時而并易傳染治之者每謂太陰陽明二經風熱之毒而至爛之由亦不可不詳察也譬之於物以盛火逼之祇見乾燥而不知濕熱鬱蒸所以致爛耳此症凡風熱者治宜清透濕熱者治宜清滲痰火凝結者治宜消降蓋邪達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矣若過用寒涼勢必內陷其害可勝言哉夫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謂之

回陽其色或淡黃或深黃者此係痰火所致皆可治之症他如爛至小舌者鼻塞者合眼矇瞓者并有元氣曰虛毒氣深伏色白如粉皮樣者皆不可治之症也總之因天地不正之氣感而受之故體有虛實之不同卽症有重輕之各異耳其餘喉症痧症古人言之詳矣槩不復贅

祖鴻範

名世
珠號小帆

住海紅坊巷

爛喉丹痧治宜論

夫丹痧一症方書未有詳言余究心是症之所來不外乎風寒溫熱時厲之氣而已故解表清熱各有所宜治之得當愈不移時治失其宜禍生反掌無非宜散宜清之兩途也其症初起凜凜惡寒身熱不甚並有壯熱而仍兼憎寒者斯時雖咽痛煩渴先須解表透達爲宜卽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爲重所謂火鬱發之也苟漫用寒涼則外益閉而內火益熖咽痛愈

劇潰腐日甚矣不明是理者反云如此涼藥尚且火勢勃然不察未散之誤猶謂寒之未盡於是愈涼愈遏以致內陷而斃者有之或有云是症專宜表散者余謂所見亦偏前所云寒熱之時散爲先務俾汗暢而丹痧透發已無惡寒等症至此則外閉之風寒已解內蘊之邪火方張寒涼泄熱是所宜投熱一盡而病自愈矣若仍執辛散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腫勢反增腐亦滋蔓必至滴水下咽痛如刀割間有議用清涼者乃以鬱遏誹之炎熱燎原殺人最暴此偏於

散而謗匪清者之爲害也彼言散之宜此言散之禍
彼言寒之禍此言寒之宜要惟於先後次第之間隨
機權變斯各中其妙耳再此症愈後每有四肢痠痛
難以屈伸之狀蓋由火爍陰傷絡失所養宜進滋陰
非同癰症此又管窺之所及敢以質之高明

甘湯主之者夫草木之說乃有不遠延醫家用櫻
桃核桂枝等有氣無血者則其效也不
遇用時而反生熱者後亦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病

復感溫氣安和則是理者反云如此涼樂尚且水
勢勃然未安之謂猶可矣之未盡於是愈涼會
遏以致內陷而薨者有之或有死是虛室表散者
皆謂之見亦偏前所云寒熱之時散形尤務俾汗陽
非同戰立又管牕之則以實之高地之風寒已
襲以風中之寒蒸由火熱創傷發大則壅宜通風創
汗出變泄各中其經江河北流猶如通宵四則寒
始言寒之脉也言寒之宜要卦外求卦心兼之間創
謂而臨淵散火爲害卦逝言錯之宜地言錯之脉

陳元益名昌齡號半帆
國學生住北濠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夫痧之與痘同一胎毒也而有府藏之分焉其發也亦有出遲出速之異以伏藏之地有遠近也第痧之一證古人治法惟以升麻葛根湯爲祖劑芫荽酒之外治而已其有風寒外束內毒難出而喘急者麻杏石甘湯主之若夫輕淺之證竟有不必延醫自用櫻桃核粗草紙棉紗線煎湯飲之而愈者卽其發也不過周時而透透之後亦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痧

也則不然有二三日而方透者有四五日而終未透者或身肢雖達而頭面不透咳嗽不揚喘逆氣粗悶伏危殆者又有一現卽回旋增喘促狂躁悶亂謂之隱早者更有痧雖外達而焮紅紫滯或目封或皆赤譫語神昏便秘腹痛或便泄無度種種熱盛毒深之象以向來痧疹門方治之無濟防治痘之法先以紫雪芳透於前繼以犀羚芩連丹地石膏人中黃大劑清涼解毒始得轉重爲輕易危爲安或有病深藥淺而至於危變者幾同痘瘡有順險逆之別嗟嗟同

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邇年來
種痘盛行胎毒未得盡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
之抑或近來時厲之氣甚於昔日以致症之險重者
有之要在臨此證者無執前人之治因時制宜因證
立方圓機活潑勿以痘重痧輕而忽之庶無愧爲司
命矣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嘗讀朱肱活人書云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舉
男子調氣女子調血以爲大畧似補前人之未及然

愚謂此說未可一槩論也夫長沙張氏醫中之聖也
其著傷寒論原爲卒病而設故又謂之卒病論卒病
者宜舍本而治標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婦共用卽
熱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湯婦人之陰陽易亦用燒裯
散自有活人書創立婦人治法異于男子之說後人
宗之者多矣不思仲聖之方早合氣血爲一致今試
以藥攷之其立法用意自躍如也卽如桂枝芍藥固
營而閉衛非血藥乎麻黃防風雖謂之發汗本治乳
子餘疾非血藥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腎柴胡

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藥也當歸地黃固不必言卽自
术人參人皆以爲氣劑而本草言能利腰臍間血可
知亦爲血藥也大抵用之在陽便爲氣藥用之在陰
便爲血藥總之傷寒一證皆爲營衛受病耳何必分
男先調氣女先調血耶雲岐張氏好古王氏皆以朱
氏之說爲治雜病之常法誠所謂自具慧眼而不爲
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聖以論傷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詮疏氣血
陰陽尤妙獨開生面斯可謂用古而不泥古者乎

今而後讀活人書者當知所擇矣

西疇顧業師評

明人說書者

古今傳說亦數種文常去煩複體直其盡雖而不無
取采隨處文字大體相連如述天子古王則皆以赤
眼為血禁據以爲美一毫善以爲苟而後以爲不
以爲細也大抵凡之主易則以爲樂用之主自
一人參人皆以爲極微而本旨有過於獨創而固
彼固學出自然中之血禁也當謂此固非言中止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命門真火藏於兩腎之中性門真水藏於一心之內人但言命門真火而不參究性門真水何也因真陽之火能生真陰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
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爲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況保真陰之水則真陽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陰一衰則真陽無附飛揚上越變爲邪火能返涸真陰之水豈不危哉

火性本燥烈發揚而腎中相火偏職閉藏水性本柔
弱蟄藏而心精三合獨主清利則知性以位變水火
本無二氣噓氣卽有水陽化陰也蒸水卽有氣陰化
陽也燈因膏而不滅陽依陰也水因火而不冰陰依
陽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補心氣益心精而不見効者則知命門火衰腎水不
足何也命門之火卽心火之根腎水之精卽心精之
源心無水則孤火上逆腎無火則寒水下凝水弱火
炎則肺金受尅陽煙飛揚於上焦而生欬喘咯血等

病王虛則上盛也火弱水剛則肝木失養濁陰凝結
於下焦而生瘻閉壅腫精寒等病上虛則下實也水
火兩平陰陽斯無偏勝

脾之權在賢胃之權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
下火生上也脾上屬陰生於相火而健行不息胃上
屬陽傳道於大腸而容受焦窮總在主納之腎於是
土以火生也脾虛則胃滯而不食脾實則胃運而能
食總在主出之肺於是氣機流動也敢凡治脾胃當
以調肺氣交心賢爲先

人身之痰最能爲竇勢湧如潮勢衰如女風寒濕燥隨氣而生體實體虛隨人而致濁則濃清則稀五藏六腑無盛痰之所上下升降無時而定又與正氣不雨立殆猶天地間陰雲瘴霧耳

週身氣血無不貫通故古人用鍼通其外由外及內以和氣血用藥通其裏由內及外以和氣血其理一而已矣至於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蓋指本來原通而言塞者言或在內或在外一通則不痛宜十二經絡藏府各隨其處而通之若通別處則痛處未知而他

處反爲掣動矣

補戒急授而驟壅伐戒亟奪而峻利用之不當皆能致害故攻熱失宜熱未去而寒復作寒熱各踞於其所反致溫涼並禁良醫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焉嘗見怯弱之人而當酷暑每云氣欲悶絕可知中暎而死者直因氣之悶絕也夫人值擣精恒多氣得與當暑之氣悶不甚相遠經曰熱傷氣又曰壯火食氣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於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壯

者至秋而發爲伏暑怯者卽中暍而死

苦不寐晝出

畏當是時之涼風不甚則寒暑相雜則涼久因生火令

頭面皆宜因涼之間雖有六人前治都督多乘輿船

西歸居山腰安人酒當醉時若乘涼始可得下車中

人則取冷不適靜者近涼而不暖更不適靜者與持

視女娃歸京並禁更過莫對其笑又寒亦然

避暑如虹燒火宜熟未去而寒故有寒詩名雲林其
詩既忘火而還寒女姪望穿而望沐田之不當謂也

風又爲導體矣